

CARLOS RUIZ ZAFÓN  
LA SOMBRA DEL VIENTO

# 风之影



[西班牙] 卡洛斯·鲁依斯·萨丰 著  
范淩 译

CARLOS RUIZ ZAFÓN  
LA SOMBRA DEL VIENTO

# 风之影



[西班牙] 卡洛斯·鲁依斯·萨丰 著

范湲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之影/(西)萨丰著;范浚译.—上海:上海  
文艺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5321-5744-0

I. ①风… II. ①萨… ②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西  
班牙-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56754 号

## La Sombra del viento

---

by Carlos Ruiz Zafón

Copyright © Dragonwork S.L., 2002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ntonia Kerrigan Literary Agency  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

© 2015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439

责任编辑:丁元昌

特约策划:彭 伦

装帧设计:汪佳诗

## 风之影

(西班牙)卡洛斯·鲁依斯·萨丰 著

范 浚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总发行: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5.5 插页 2 字数 430,000

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44-0/I·4579 定价:59.00 元

献给胡安·拉蒙·普拉纳斯，  
他应该获得更好的奖励

# 目录

1	遗忘书之墓
9	烟尘往昔 1945 年至 1949 年
47	悲惨岁月 1950 年至 1952 年
77	天才疯子 1953 年
101	幻影之城 1954 年
365	努丽亚·蒙佛特忆往手札 1933 年至 1955 年
449	风之影 1955 年
469	垂死呓语 1955 年 11 月 27 日
475	三月之海 1956 年
483	出场人物 1966 年

## 遗忘书之墓



我还记得父亲第一次带我造访“遗忘书之墓”的那个清晨。时值一九四五年初夏，我们在巴塞罗那街上漫步着，铅灰色的天空下，朦胧的朝阳洒在兰布拉大道圣莫尼卡路段上，整条街像是被流动的黄铜色的花环罩着似的。

“达涅尔，你今天看到的一切，不能跟任何人说哦！”我父亲提醒我，“就连你的好朋友托马斯也不能说！任何人都不行！”

“连妈妈也不能说吗？”我低声探询。

父亲深吸了口气，掩饰着脸上的苦笑。这愁苦的笑容，就像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“当然可以啦！”他低头回答我，“我们和她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。在她面前，我们什么话都能说。”

内战结束后不久，一场瘟疫夺走了母亲的生命。我们将她安葬在蒙锥克墓园那天，正好是我的四岁生日。我只记得，当时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，我问父亲，是不是老天爷也为妈妈哭泣，他喉咙哽咽，无言以对。六年过去了，母亲的去世对我而言，依然像一片海市蜃楼，一种喧嚣的沉默，我至今仍未学会用言语来平息它。父亲和我住在圣安娜街上的小公寓里，旁边就是教堂广场。小公寓楼下是个专卖限量古董书和二手书的小书店，这是我祖父留下来的老店面。我父亲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也会接手经营这个书店的。我在书堆里长大，在化为灰烬的书页中结交了许多隐形的朋友，手上至今仍保留着灰烬的气味。我从小就学会在黑暗中向母亲细诉当天发生的一切，我在学校的经历、我学会了哪些东西……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我听不到她的声音，也感受不到她的触摸，然而，她的光芒与温暖，仍然充斥着家里的每个角落以及我的心房。作为一个年龄屈指可数的小孩，我天真地以为，只要我闭上眼睛跟她说话，不管她身在何方，一定都能听见。



有时候，父亲在饭厅里听到我和母亲说话，总会难过得一个人偷偷掉泪。

我还记得那个六月天的清晨，我在哭喊中惊醒过来。胸口扑通扑通跳得好快，仿佛我的灵魂急着要找寻出路奔跑下楼似的。父亲慌慌张张地冲进我房间，把我搂在怀里，努力安抚我的情绪。

“我记不得她的样子了！我记不得妈妈的脸了……”我哽咽着，几乎透不过气来。

父亲把我搂得更紧。

“别担心，达涅尔，我会记住你们俩的。”

我们在昏暗中四目相视，两人都在寻找世上不存在的话语。那是我第一次发现父亲真的老了，他的双眼，他那迷惘而失落的眼神，总是回首凝视着过去。他站了起来，拉起百叶窗，和煦的朝阳洒进房里。

“来吧，达涅尔，快把衣服穿上，我让你看一样东西……”他说道。

“现在啊？才早上五点呢！”

“有些东西，就只能在昏暗中才看得见。”父亲坚持地说，嘴角还泛起一抹神秘的微笑，八成是从大仲马的某本小说里学来的花招。

我们走出大门时，街道仍在薄雾和露水中疲惫地昏睡着。兰布拉大道上的街灯，隐约描绘出雾中的街景，正在伸着懒腰的城市，逐渐脱离了水彩画般的市容。抵达彩虹剧院街时，我们决定越过拱门，在蓝色的薄雾中继续沿着拉巴尔街往下走。我跟在父亲后面，在狭窄曲折的巷弄中穿梭，后来，兰布拉大道上的街灯也在我们身后完全消失了。黎明的曙光在屋檐和阳台间穿射，斜照的阳光总是还没触地就被挡住了。最后，在一扇因老旧和湿气而变黑的雕花木门前，父亲停下了脚步。眼前这幢建筑物，在我看来就像是废弃已久的皇宫，又像是充斥着回音和阴影的博物馆。

“达涅尔，你今天看到的一切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就连你的好朋友托马斯也不能说。任何人都行！”

开门的是个身形矮小、貌如猛禽的男人，他顶着一头浓密的白发，老鹰般锐利的眼神难以捉摸，始终盯着我不放。

“早安啊！伊萨克，这是我儿子达涅尔。”我父亲对他说道，“他不久就满十一岁了，以后迟早要接手我这家书店的。我想，该是让他来见识这个地方的时候了。”

那个名叫伊萨克的人微微点了头，然后请我们进去。昏暗的蓝色光影笼罩着整幢建筑物，隐约可见一排大理石阶梯，长廊上挂满了以天使和传奇人物为主题的油画。我们跟着那个管理员走过富丽堂皇的长廊，来到一个圆形大厅，一束晨光从圆顶的玻璃天窗里穿透进来，昏暗中仍然可见大教堂式的气派。迷宫般的长廊以及堆满书籍的书架，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尖顶，仿佛一座由隧道、楼梯、平台和桥梁交缠回绕的蜂巢，筑成一座几何构造的、令人无法想象的庞大图书馆。我看着父亲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他对我笑了一笑，还故意挤眉弄眼地逗我。

“达涅尔，欢迎光临‘遗忘书之墓’！”

在各个走道和平台上，我起码看到十二个人穿梭其中。有些人在远处回过头来打招呼，我认出了一些熟面孔，都是和我父亲相交多年的同事。在我这个十岁孩子的眼里，这些人就像是炼金术士秘密工会的狂热分子。父亲在我身旁跪下来，眼睛盯着我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他只有在说重大秘密和作出承诺的时候才会这样。

“这是个神秘之地，达涅尔，就像一座神殿。你看到的每一本书，都是有灵魂的。那是作者的灵魂，也是曾经读过这本书，与它一起生活、一起做梦的人留下来的灵魂。一本书，每经过一次换手接受新的目光凝视它的每一页，它的灵魂就成长一次，茁壮一次。父亲第一次带我来这里，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，说不定和这座城市一样古老呢！没有人知道它确切的存在时间，大家也不晓得创立者是谁。我就把我父亲告诉我的都跟你说吧！当一座图书馆消失的时候，当一家书店倒闭的时候，当一本书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的时候……我们这些知道这个地方、知道如何进入它重重大门的

人，都应该想办法把它引到这里。在这里，那些人们都不再记起的、迷失在时空长河中的书，却始终簇然如新，等着某年某月被人重新翻起。我们在书店里卖书、买书，事实上，书并没有主人。你在这里看到的每一本书，都曾经是某个人最要好的朋友。现在，它们拥有的就只有我们了，达涅尔。你觉得自己能保守这个秘密吗？”

在令人目眩的光线下，我的眼神早已迷失在无尽的远方。我点点头，父亲微笑以对。

“你知道最棒的事情是什么吗？”

我默默地摇摇头。

“根据传统，第一次造访这个地方的人，可以随意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，保存它，并且确定它永远不会遗失，永远保有生命力。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承诺，必须用生命担保……”我父亲解释道，“今天轮到你了。”

我在那个充满灰尘和旧书味的魔幻迷宫中，漫游了将近半个小时。我的手扫过架上的每一本书，但始终不知道该挑哪一本。有些书太老旧，连书名都剥落了；有些书名我还隐约看得出来，但很多已经根本无法辨识了。我走遍螺旋形的走道和长廊，成千上万本书与我擦身而过，偏偏我就不认识它们。忽然间，我的脑海里兴起一个念头，这一面又一面书墙上堆放的书，每一本都是等待我去探索的宇宙，在迷宫外的世界里，生活不过就是下午踢踢足球、听广播剧，获得一点点愉悦就满足得不得了。或许是这个念头，或许是运气，或许是运气的表亲——命运的安排，我就在这时候挑中了我要的书。或许是那本书选上了我呢！它安静地占据着书架上的一个小角落，酒红色的封面，烫金的书名在从穹隆顶部透下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特别醒目。我走近书架，轻抚着封面上烫金的书名，一边在心里默念：

《风之影》

胡利安·卡拉斯

这本书的书名和作者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，可是这无所谓。我们作了双向选择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把书抽出来，翻开，书页像飞鸟振翅般地散开了。脱离了书架上的小牢笼，它抖落了一地灰尘。我对于自己的选择非常满意，接着，我把它夹在腋下，面带笑容地继续我的迷宫之旅。或许是那个地方的巫术气氛作祟吧，我总觉得这本《风之影》多年来一直在等我，说不定在我出生之前，它就在那里等着我了。

那天下午，回到我们位于圣安娜街的家以后，我马上躲进房间去读那本新书。不知不觉地，我一栽进去就无法自拔了。小说叙述的是一个男子寻找亲生父亲的故事，他一直不知道父亲是谁，直到他母亲临终前才将实情告诉了他。一段寻找生父的故事，却演变成主角的魔幻历险，在他重塑童年和青春的过程中，渐渐地，有段该诅咒的爱情阴影一直纠缠着他，这段记忆必将终生伴随，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……慢慢往下读，我愈发觉得，故事的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，每个娃娃里总是还有个更小的娃娃。就这样，一个叙述主题逐渐发展成了一千个故事，仿佛进入了布满棱镜的走廊，一种相貌却有各式各样的呈现。

时间不知不觉地消逝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依然深陷在小说的情节里。教堂的钟声在午夜响起时，我都几乎没有听见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我沉浸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，小说的人物，就像我呼吸的空气一样真实，他们带我作了一趟神秘的时光隧道之旅。读过一页又一页，我被故事里的魔力迷得团团转，直到黎明爬到我窗前，疲倦的眼睛终于读完了最后一页。在清晨的微光中，我平身躺下，把书摊放在胸部，听着沉睡的城市低声呓语。虽然睡意和疲倦正使劲地叩门，但我坚持不屈服。我不想错失故事迷人的魅力，也不愿意就这样和小说里的人物道别。

有一次，我在父亲的书店里听一个老主顾提到，一个人阅读的第

一本书，在内心所留下的深刻印记，很少有其他事物可与之相比。那些影像、那些文字撞击出来的回音……我们以为那是陈年往事了，实际上却伴随我们终生，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筑起一幢豪宅，不管我们后来读了多少书、看了多少花花世界、学了又忘了多少东西，我们迟早都会回到那幢豪宅里。对我来说，所有让我心醉神迷的文字，都是我在“遗忘书之墓”的走道上发现的。

烟尘往昔

1945年至1949年



一个秘密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必须对其三缄其口的那些人。一早醒来，我第一个冲动，就是想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分享“遗忘书之墓”的经历。托马斯·阿吉拉尔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他嗜好发明机械，便把课余时间 and 所有精力全都用在了上面了，只是，他发明的东西都不怎么实用，比如以空气静力学原理做成的标枪，或是陀螺发电机等等。没有人比托马斯更适合分享这个秘密了。我睁大了眼睛想象，托马斯和我提着灯笼、带着罗盘，敏捷地潜入那个地下墓穴般的图书馆，准备挖掘更多秘密……接着，我想起自己许下的承诺。所以，我决定见机行事，就像侦探小说里常提到的，采取不一样的作案手法。到了中午，我跑去找父亲，问了他许多关于这本书和胡利安·卡拉斯的事情，我热切地推断，这本书和这个作者一定都是举世闻名的。我的计划是读遍他所有的作品，而且憋起一口气来在一个礼拜内完成。令我大感意外的是，像我父亲这种世代相传的书店经营者，一个对各类书籍了如指掌的行家，居然对《风之影》和胡利安·卡拉斯这个作家毫无所知。父亲一时好奇，马上检索了这本书的出版资料。

“根据资料显示，这本小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巴塞罗那发行了二千五百本，这本就是其中之一，出版商是‘卡贝斯塔尼出版社’。”

“你知道这家出版社吗？”

“这家出版社很多年前就倒闭了。不过，这一本并不是首版，最早的版本是同年十一月在巴黎出版的……出版商是‘加利亚诺与诺华出版社’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这本书是翻译小说？”我惊讶地问道。

“书上并没有提到这一点，依我看来，这本书原文就是西班牙文。”

“西班牙文作品，首版却在巴黎印刷？”

“这种情形倒不是第一次了，过去时有所闻。”父亲向我解释，



“或许，巴塞罗可以帮我们解答疑难……”

古斯塔沃·巴塞罗是我父亲的老朋友，他在费尔南多街上拥有一家洞穴般的老书店，是整个城市二手书店的龙头老大。这个人嘴上永远叼着熄灭的烟斗，散发着波斯市集独有的浓郁气味。他总是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世界上最后一个浪漫派，而且，他还坚信自己一定是拜伦的远亲，尽管他明知自己只是出身于卡尔德斯-德蒙布伊镇的本地人。为了强化自己的贵族形象，巴塞罗每天都是一副十九世纪的绅士打扮，脖子上围着丝绸方巾，脚上穿着白色漆皮皮鞋，戴一只没有度数的单目镜，许多闲言闲语甚至说他连上厕所都不会摘下这单目镜。事实上，他的祖上确实有点来头，十九世纪末靠工业起家，以不怎么正当的手段累积了惊人的财富。根据我父亲的说法，巴塞罗经营书店是硬撑，对他来说，那不是生意，而是热情。他喜欢各式各样的绝版书，虽然他总是矢口否认。假如有人进了他的书店，爱上某一本书，却又买不起，这时候，巴塞罗会将价钱降到他付得起的额度，有时候，他甚至免费赠送，只要他觉得买书的人不是附庸风雅，而是个真正有深度的爱书人。除了这些独特的作风之外，巴塞罗还拥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，以及和他爱出风头的高调个性不太符合的书生气息，不过，要问各种奇奇怪怪的书，找他就对了。那天下午，书店关门之后，父亲提议干脆去一趟蒙奇欧街上的“四只猫咖啡馆”，巴塞罗和他的朋友们一向都在那里谈文说艺，聊的话题大多是怀才不遇的诗人、已经消失的语言，或是被书蠹啃食到体无完肤的经典巨著。

“四只猫咖啡馆”就在我家附近，走遍整个巴塞罗那，这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。一九三二年，我的父母在此相遇，因为这家老咖啡馆的魅力，我才有机会获得一张来到这个世界的单程票。墙上的龙形石雕在阴影和瓦斯灯光交错下，见证了多少光阴的流逝和美好的回忆。咖啡馆内人声嘈杂，融合着旧时代的回音。会计、梦想家和天才学徒，在这里同桌分享毕加索、阿尔贝尼兹、加西亚·洛尔卡或达利的灵魂。只要到这里点一杯浓缩的黑咖啡，任何一个穷光蛋都会立刻